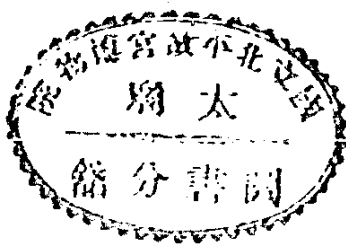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夏

晉察綏遊記

贈乞

指正
海城陳興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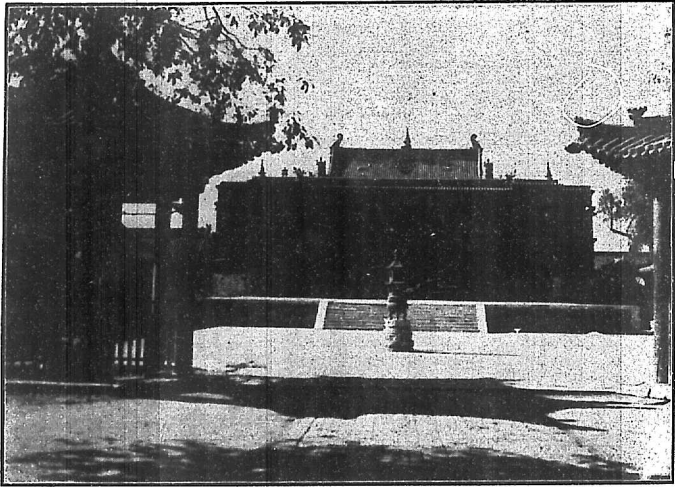
張家口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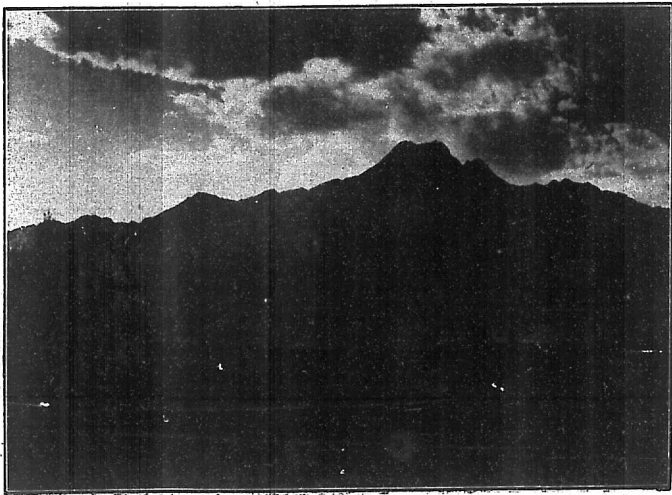
張家口賜兒山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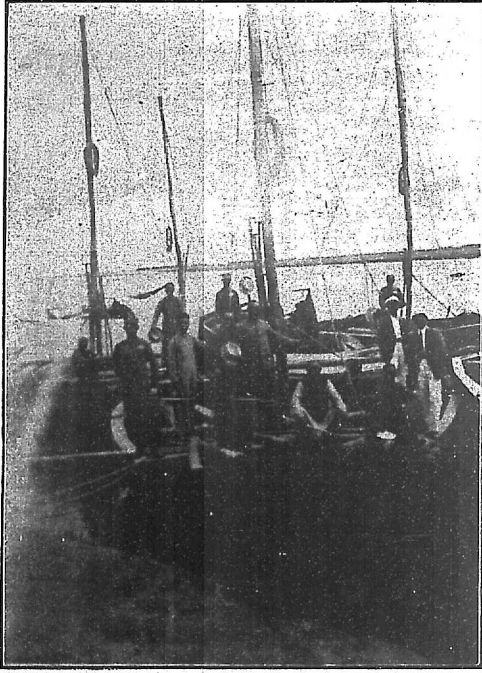
招 大 遠 綏



山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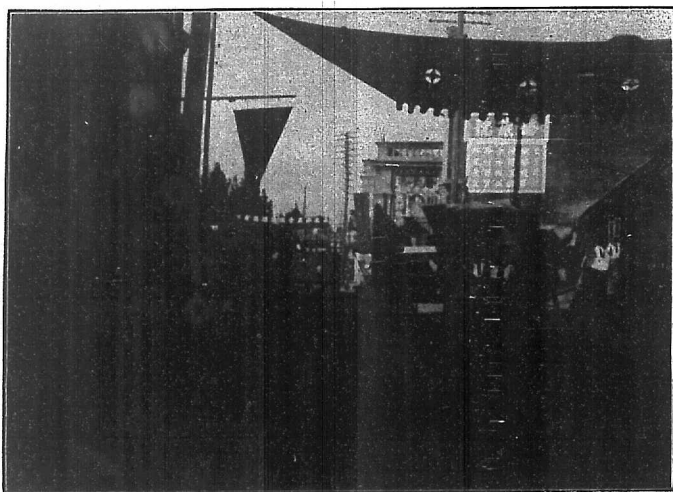


包頭南海子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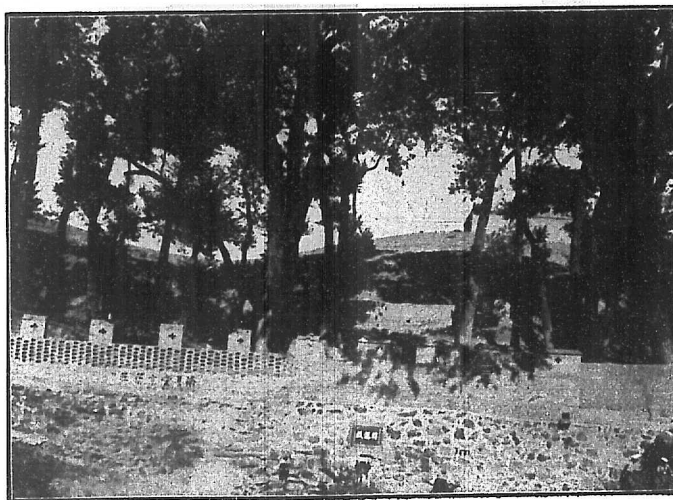


綏遠昭君墓

街市頭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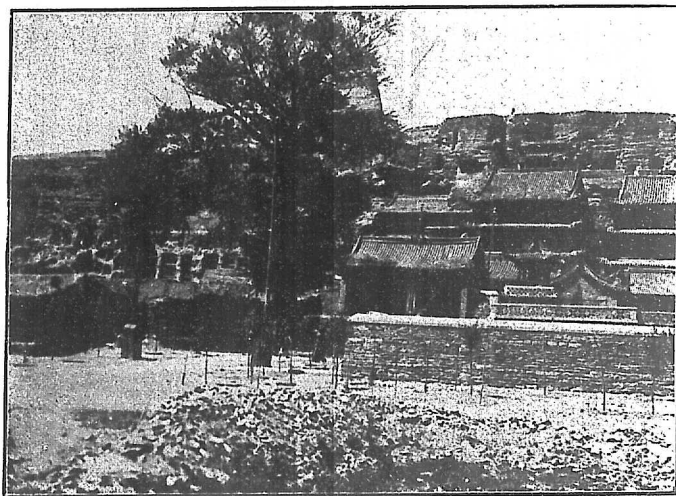


藏龍轉頭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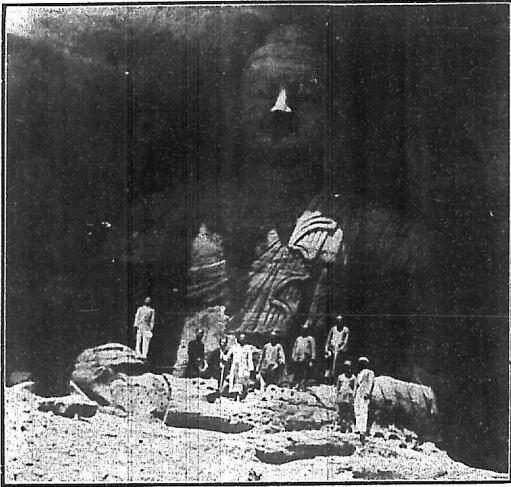


雲崗石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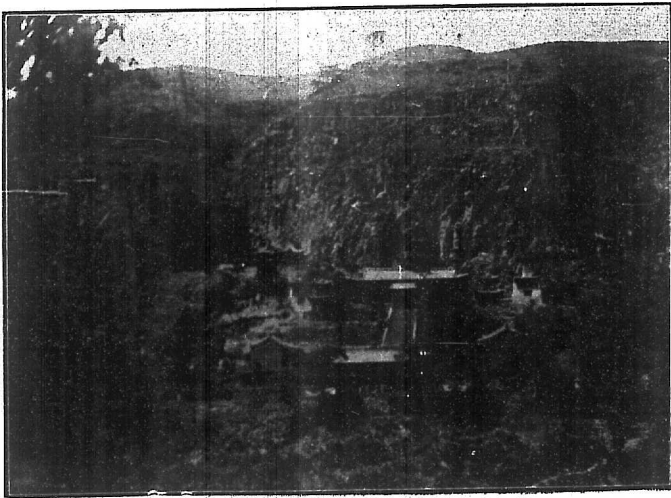


雲崗石佛窟全景

二 佛 石 崗 雲



廟 嶽 山 恒 嶽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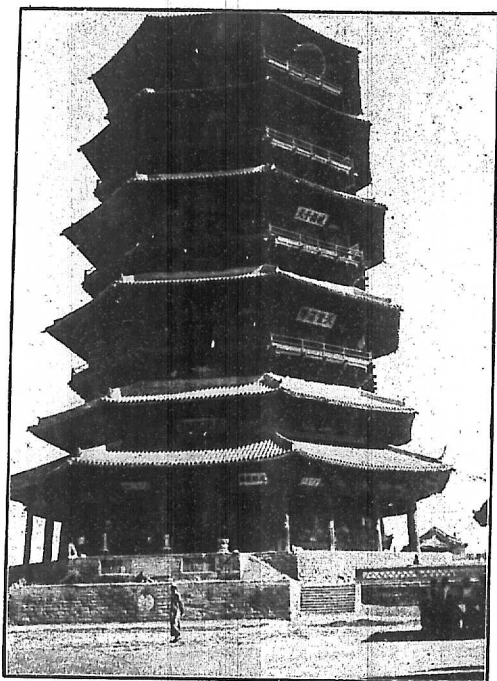


恒 山 懸 空 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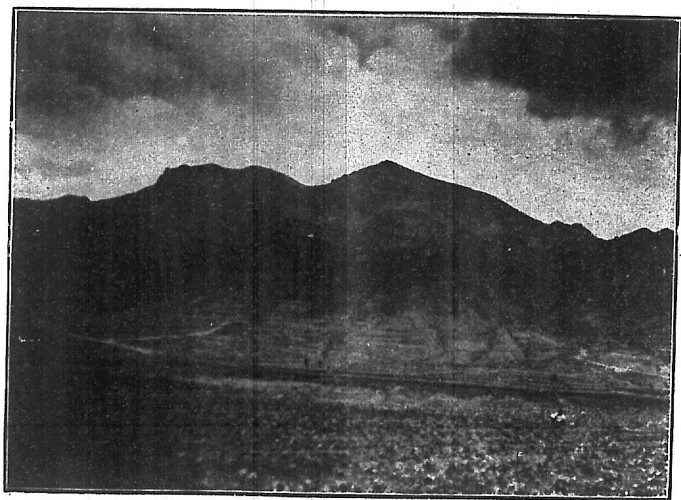


恒 山 全 景





山西應州木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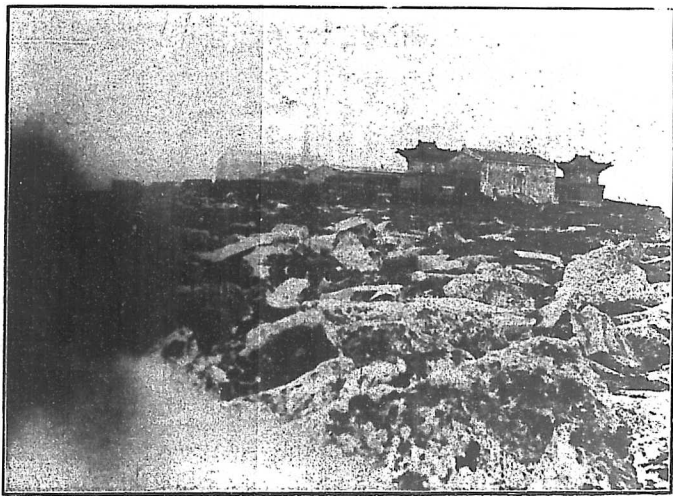


北嶽恒山之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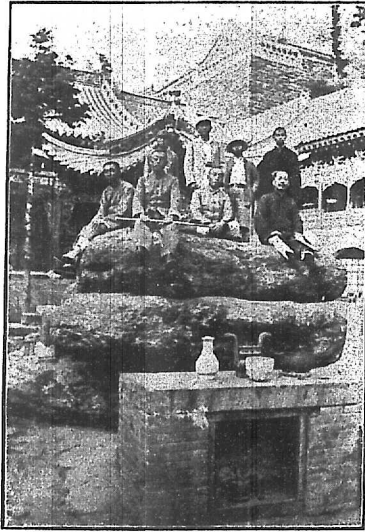
關 門 雁 西 山



寺 教 演 台 中 山 台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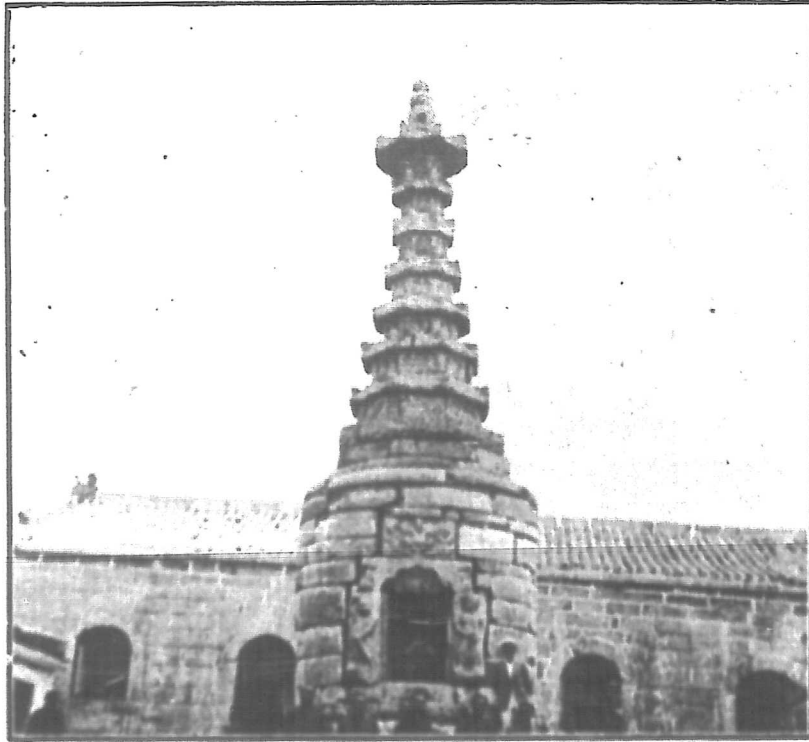
五台山清涼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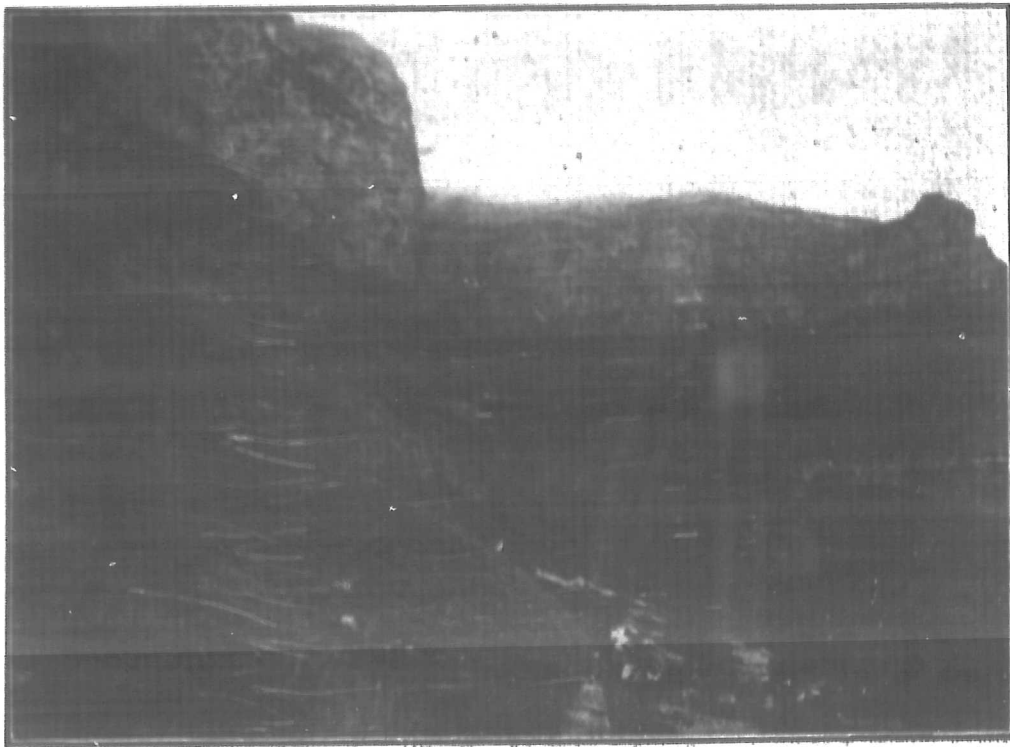
五台山台懷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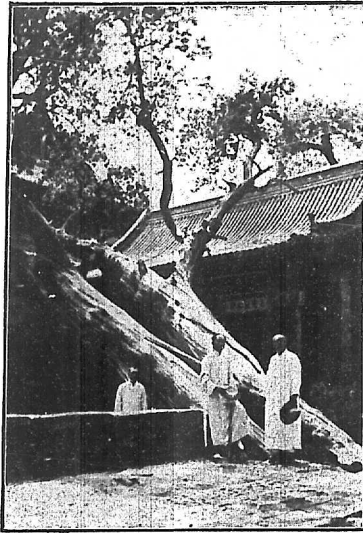
五台山中台舍利塔



五台山秘摩岩龍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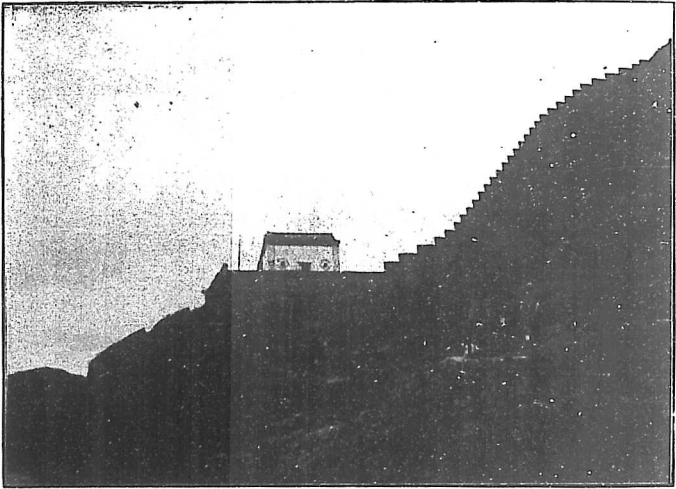
太原晉祠周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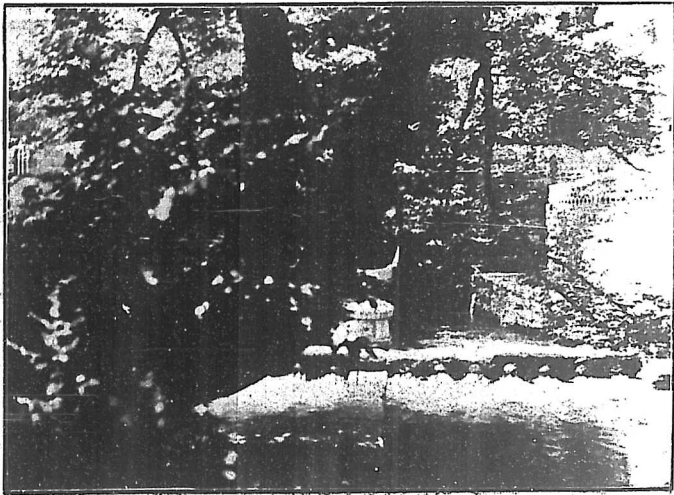
太原晉祠周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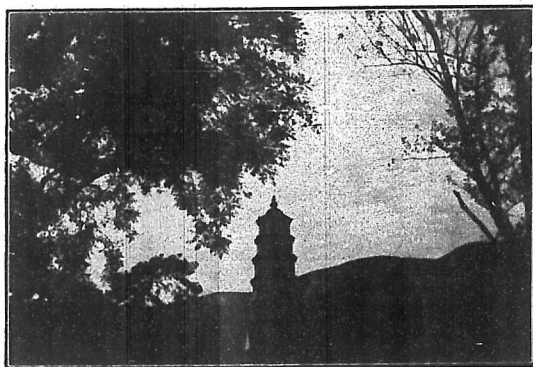
關 子 娘 西 山



泉 老 難 祠 晉 原 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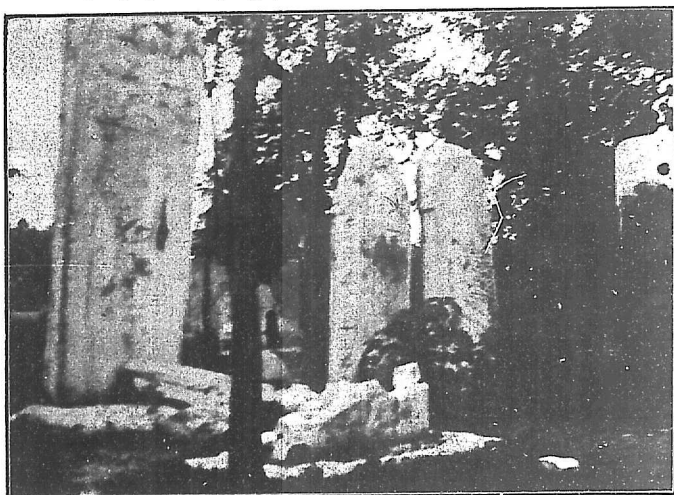
塔古祠晉原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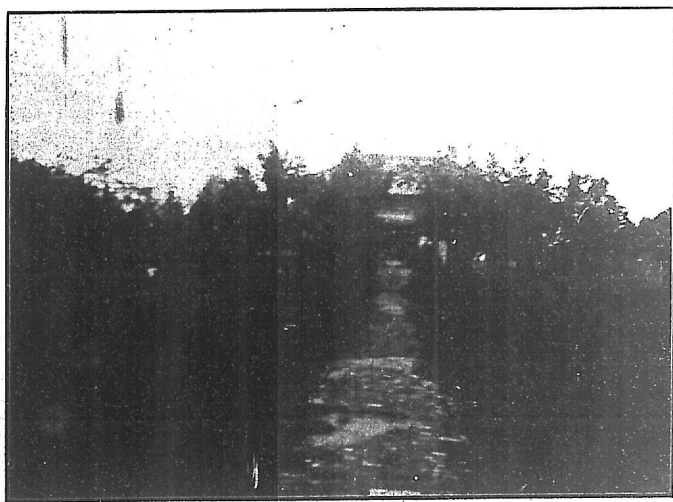
瞰俯上山綿關子娘



石殘石來飛廟嶽北縣陽曲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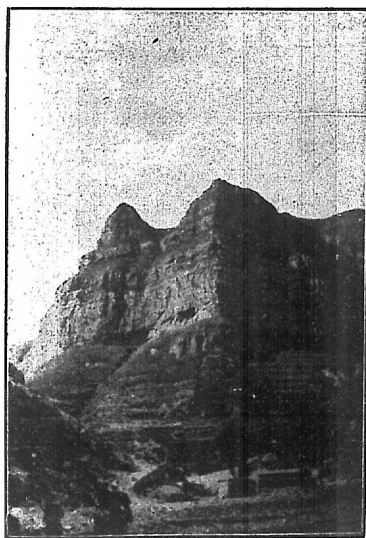
景全廟嶽北縣陽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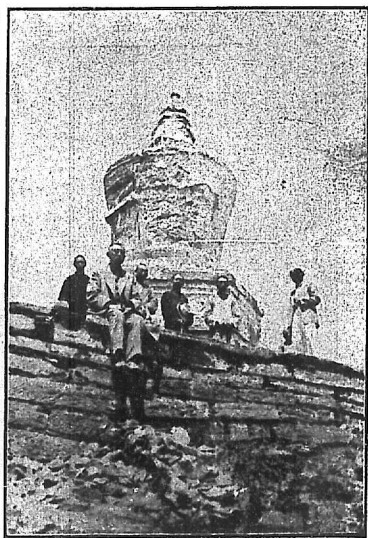
張家口賜兒山頂



恒山之一角



五台山東台舍利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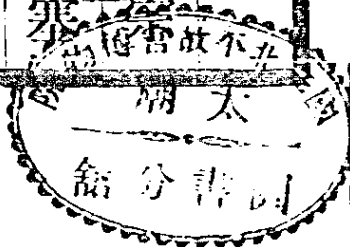


3 0662 6682 0

晉察綏遊記

海城陳興

自甲戌冬，南遊歸後，即預計今年春夏之交，爲西北之



以成五嶽之志，陟清涼以補前遊之闕，步雲崗以瞻藝術
風光，台懷煙景，早于夢寐中見之也，于時，莫大使柳忱，高局長
宗山，蕭科長碧岩，李校長孟興，及內子劉月貞，聞而欲參加焉，
同遊得侶，快何如之，乃組織一西北遊山團，約於端午前後起程，
自平綏線去，轉正太線歸，目的雖在山水，若晉察綏三省之勝蹟，
之建設，皆欲搜入眼中，印之腦海，以增長西北之知識，孰意河朔
風號，遊興爲阻，高侯疾臥，終不果行，而內子亦以家政纏身，有
志未遂，則團員竟減少已，但暑期已近，時不可失，因於六月念前
，排除一切魔障，而出遊焉，瀕行，又加入李君中毓，莫君松森松
濤二生，（柳忱子姪），則團員又有增無減，自無寂寞之苦矣。

02375

A 211149

六月十九日 晴，晨八時，發自北平西直門車站，乘平包通車北行，午後三時四十分，抵張家口，即察哈爾省會也，下車寓于華元旅社，少頃，西北月刊社長，金君紹伯來談，指示遊處，并贈月刊多册，而孟興之友，扶輪李校長毓馥，魏教員少棠，亦來拜，皆同鄉也，談及家山，不勝慨歎，本擬出遊，因大雷雨，竟困旅邸半日，未免索然，

二十日 晴，且熱，溫度與北平相似，出遊賜兒山，山在下堡西，距省市街七八里，乘馬車往，山高不過一里，山半有寺曰雲泉，建自有元，依岩石之高低，築凌空之殿閣，盤旋上下，曲折廻環，規模雖小，極盡高雅之妙，院內臥古柳如龍，濃陰匝地，石罅挺老榆似鳳，振翮冲霄，西石壁下有洞三，北南曰水洞，泉滴涓涓，水深四五尺，甘冽異常，中曰冰洞，冬則結冰，夏猶未融，此寺皆舊規

模，現已油飾一新，石壁多有題鐫，無甚古者，外有新建之育化堂，教稼亭，察哈爾物產陳列館，但館門鎖不開，欲觀不得，據看館人云，廟會時始開，不知何故，由廟後上行，經過藥王殿，蓮花洞，而登最高峰，峰上建一新亭，尙未命名，遊伴命余假命名，曰峻極亭，或曰留雲亭，未識當否，憑虛東顧，則省會市街，盡在眼底，而東北方，東西太平兩山上之長城對峙，中下即張家口也，省會市街，爲上下堡連接所構成，南北大街長約十里，位於山環，中貫河流，通以近年新建築之鐵橋，察省形勢，無圖可攷，而賜兒山上之俯瞰，確是一幅天然圖，又何必於紙上求之也，山上本無樹，而宋主席明軒曾植萬松，但多因旱枯槁，倘將來發育葱籠，則風景之佳，可稱察境第一，流連久之，乃下山，驅車出大境門，門即口門，門上有高都統子欽題大好山河四字，門外名外館，舊爲漢蒙互市

之所，今則外蒙獨立，受俄束縛，貿易往來，幾瀕斷絕，則張阜商業蕭條，此乃一大原因，當向土人贊稱市街頗清潔，而土人答以路雖潔，民已窮，可奈何，於此可見徒飾表面，而不計生產者，非政治根本之圖也，門外五里許，河濱有孤石兒，由河邊山上可去，但路甚難行，乃鼓勇趨之，到石下，而石高約四五丈，周圍約十丈，突起地面，頗狀奇觀，此外如南天門，即在張北縣道中，亦口外之一關，而魚兒山，在東太平山上，由上堡中遙望之，儼然魚形，故名，至朝陽洞，無可觀，惟洞之靠山，即西太平山，上有銳峰，再上有朝陽閣，朝陽亭，因時間關係，乃急上而急下之，回廡即赴車站，乘車西上赴綏遠，此來察省，正值外交吃緊，人心不安，亦未謁省當局，殊欠禮焉。

二十一日晴，晨七時抵綏省，綏遠爲雲中地，後魏曾都此，號盛

樂城，無遺跡可尋，所以又稱歸化者，以蒙古來歸故也，此爲舊城，市街在焉，清乾隆時，始建綏遠城，曰新城，在舊城東北數里，省政府在焉，回憶昨夜車中，過大同即北行，到豐鎮已出外長城，蓋長城自河北懷柔縣北，分二線西指，在北者爲外邊牆，南者爲內邊牆，兩牆中間，相距有數十里，一二百里不等者，至山西平魯西，復連而爲一，平綏車由康莊至堡子灣一段，盡在內外二長城套內行，所謂張家口者，即外長城之一口是也，過豐鎮則北行西行，愈行愈高，而氣候亦愈寒，雖六月天氣，亦非穿棉不可，迨到綏遠，則地形漸低下，天氣亦漸暖，今日恰與北平無差別，然諺云，早穿皮棉午穿紗，（現在氣候）抱着火爐吃西瓜，（中秋月氣候）即以形容歸綏之寒熱無常也，但今日尙未至如此，下車有傅主席，袁廳長，派代表，及張憲兵副司令一清來迎，招待於綏遠飯店，甫入門，而

主席來謁，進以朝茶，始去，派張司令以汽車送吾輩遊青塚，即昭君墓，墓在城南廿里，隔黑河，高大如小山，墓前有漢明妃王昭君之墓碑，且有詩刻，多近代物，而道光年間者，乃最古也，塚上下生白草，開白花，以表現貞潔之意，世之傳曰青塚者，不如名曰白塚，以符名實也，古之帝王豪傑多矣，其埋骨至今猶存者有幾，而明妃以一女子，坏土尙巍然塞上，歷代修築不衰，非以其爲國而喪生乎，非以其肯犧牲個人，而救吾民族乎，其一死對外之精神，更非文姬蘇武生還者流，所可比擬也，古之巾幗如斯，今之鬚眉何如，愚以爲黑水在此，妃墓在此，其匈奴都城舊址，當不在遠，然遍訪無知者，乃採白草乘馬還，午後謁小招，即把甲招，（蒙古語謂寺曰招，把甲小也，）名崇福寺，內藏康熙鐵甲劍履等物，爲征準噶爾時留置寺中者，有漢滿蒙藏四種文字碑紀其事，又謁色利圖招

，即延壽寺，規模宏大，尙新整。門有陰山古刹額，字蒼老，此二招皆康熙年建，再西大招（蒙語依克招，依克大也），即無量寺，清以前建，有天啟年鑄獅，大門額題九邊第一泉，此外尙有五塔招，與北平萬生園後之五塔寺，大同小異，城西廿里，有馬蘇圖招，分法裕，慶緣，長壽，廣壽，羅漢，五寺，據喇嘛云，爲宋以上建，皆無可觀，惟沿山麓，林木葱鬱，山村風景尙佳，故多往遊也，晚赴省政府傅主席宴，歸後袁民政廳長來謁，與張副司令墾留，多流連一日，固辭乃免，綏雖邊省，建設方新，省市規模宏遠，皆有新興氣象，非張垣比也

二十二日 晴，暖，晨七時，於傅主席，袁廳長，張司令，孫秘書長，送行之下，發自綏遠，十一時抵包頭，憲兵梁隊長，駐軍王師長，縣長均派代表，備汽車來迎，下榻於包頭飯店，梁隊長宴於聚

德成飯館，午後，赴南海子遊覽，南海子者，即黃河碼頭，距城十餘里，帆檣林立，爲通寧夏要港，船粗笨而輕，長二三丈，寬不及一丈，祇此一種，外有皮筏，係整個牛皮，內實以羊毛浮于水中，以繩連繫，多至千百，上鋪以木，木上張幕，船戶居之，順流而下，但不克逆流行，亦黃河中最古之水運具也，此之上游，更有名二里半之碼頭者，但不及南海子之盛，晉省府曾新造一黃河第一號燒油汽船，試行於包寧之間，往來甫一次，現停於海子，詢之船主，費油太多，載重極少，無利可獲，蓋載重多，須馬力大，且吃水深，河水深淺無定，此船已不適用，宜另研究改造，黃河于民，害多利少，歷代皆然。治河之策，其將解決于科學乎。沿岸巡視一過，即返車，赴東門外之轉龍藏，即龍泉寺，寺門外西坎下，有龍頭三，泉水由此出，下洩成池，供民汲食，包城之水，以此爲最，上題

轉龍藏三字，入城登民衆閱覽處之樓，俯視全城無遺，城爲土砌，南半平地，北半高阜，在昔爲蒙古，寧夏，新疆，孔道，商貨出入，多由于此，是以商業繁盛，愈于歸綏，今則外蒙獨立，新省無形封鎖，則頓現蕭條之象，然近年新興事業，如長途汽車，航空運輸，亦逐漸發達矣，前聞磴口有民生渠，擬往一觀，然工程已失敗，空耗二百萬元，此乃華洋義賑會欸也，在火車中，可望見其蹟，柳陰夾處，東走數十里，即幹渠也，聞佔用民田，尙未發價，水利未興，民先受害，數年經營，已成廢物，殊爲可惜，該地居民，仍以土法開渠，均甚得利，即如後河套，經王英之父，以土法所開各渠，均收大效，套民賴之，至今稱道，所以家家多以生佛供之，有以也，此民生渠工程，爲一德人主持，而竟失敗，則新法失信於民，影響甚大，可不慎諸，今年綏境多旱，而包頭猶甚，去冬無雪，春夏

以來，並未落雨，旱象已成，民食堪慮，細攷其地，多風沙，往往田苗被壓，農事徒勞，是以佃民多難久居，以視吾東北之沃野千里，下種必收者，實有天淵之別，恨移民已失自由，爲可歡耳，晚受歐亞航空公司，包頭主任，王君鴻賓在廡設宴，王君乃柳忱鄉友也。二十三日晴，定今日晚車赴大同，乃柳忱以有失眠症，恐難安睡，遂先乘早車行，吾輩午前遊覽城西三十里之濫水泉，泉在村西口道中間，一池周不過數丈，深約五六尺，而泉上湧有花，池溢西流成溪，民賴以灌田，近泉細柳成陰，風景甚佳，流連片刻，歸，午餐後，登三時通車，東返大同，車循陰山南麓行，麥達召至陶思浩站，其間山勢秀拔，坡縐凸凹成鱗，夕陽照處，陰陽異趣，此山若在內地，恐與五嶽四山爲頡頏，惜高寒人迹罕到，爲世所淹沒耳，余將來再到西北，定一登其上，收羅佳處，爲世人介紹，陶思浩站

迤東，土地肥沃，田苗勃然，而粟花猶嬌艷奪目，其田謂之水澆田，綏遠城附近，盡是此田，掘土三四尺，即出水，可以抗旱，但恨少數耳，夜過平地泉，盡是平原草地，此爲平綏路最高之點，夜間寒氣，侵人肌骨，時雖仲夏，非着皮棉不可，過此地勢漸低，路兩旁數里處，有湖有泊，相傳漢蘇武海上牧羊，即在大同之北，此正其地，或即此湖泊之濱乎，若証以包頭南黃河，俗呼曰南海子，則湖泊亦可稱曰海可知矣，過豐鎮，即入外長城，其城址尙隱約可見，聞此城乃確爲秦時所築，但山乃土質，甚低也，七時抵大同，有騎兵趙司令印甫，大同縣長，派員代表，梁憲兵隊長均來迎，下榻于山西省銀行後，張旅長又騫，及續副官來招待，飯後，備汽車遊雲崗石窟，出西門，行三十里入山，則見黃碧凌空，層疊直上，石壁峭處，佛洞鱗列，由東而西，約長三里許，山之南面，盡是佛

洞，乃下車于趙司令新構之雲崗別墅，一廳一亭，頗饒山趣，茶後謁佛洞，由別墅而西，入石窟寺，又名大佛寺，寺依岩建，佛依岩造，坐高五丈餘，足長達一丈餘，登四層樓，始見佛之頭面，此大佛殿也，此西有如來殿，窟方，周約二十丈，中有方石柱，圍約十丈，柱分二層，周刻佛像，四壁有無數之龕，龕皆勒佛像，雕術之精，設計之妙，無與比倫，出寺再西，僅有壁而無廟，若西來第一山，佛籟洞，五佛洞，等處，其規模雖不及大佛如來二殿，然莊嚴之華美，形像之飛動，猶多存原迹，未經修補者，惜殘毀處太多，殊爲可惜，再西無出路，仍返由寺門出，經過雲崗下堡，有大窟，窟已圯，一大佛坐於露天之下，高五六丈，仍是原像未變，遊人多攝此影，以其光明敞豁故也，再西，尙有多窟，人皆能入，惟山半大小佛窟無慮千百，可望而不可即，誠偉觀也；窟盡，由山西坡陟

崗巔，見一堡，周不過二里，內皆耕田，無民居，祇南面一門，據云，此雲崗上堡是也，在昔雲崗爲雲中重鎮，築堡實兵守之，此雲崗堡之由來也，登陴一望，即下，繞由崗東南下山，再東觀石窟寒泉，窟已泥封，不能入，水自窟下出，極微細，若將涸然，此東窟尙多，皆毀不完，惟此段石壁，鐫字不少，因石質不堅，剝落殆盡，已難辨之乎矣，粵攷雲崗爲武周山，屬左雲縣，佛窟原有寺十，曰同升，曰靈光，曰鎮國，曰護國，曰崇福，曰童子，曰能仁，曰華嚴，曰天宮，曰兜率，爲北魏拓跋氏都大同時所造，歷百餘年始成，藝術之精，爲中外人稱贊，惜今寺僅存一二，窟亦多湮沒，石佛像或爲風雨剝蝕，或爲古玩商盜賣，四支不全者，比比皆是，近經趙司令提倡，由縣政府組織一保管委員會，加意保護，自來石佛寺範圍，已爲居民侵佔，有碍佛洞，殊不雅觀，今擬另闢新村，令

居民遷出，以便整頓，且築武周川河堤，以防水患，然欲完全修理，需款極巨，恐不易也，余遊覽畢，欲留一紀念，乃請求保管委員張君謙允可，在寺西第一洞空石上，題小西天三字，後乃返城，謁上華嚴寺，寺爲唐建，大雄寶殿八十一間，規模宏大，爲中外佛殿第一，木架仍爲原建時之物，毫未動搖，其堅固可知，而韋陀像之精細，亦鮮比倫，出謁下華嚴寺，寺亦唐建，原與大華嚴一寺，後分爲二，其寺中以塑像最精妙，最美麗勝，因天氣炎熱，乃急回廡，晚赴趙司令宴，趙早晉省，由張又嚮旅長，續副官代行之，席間談及大同風俗，官廳雖禁纏足，而婦女仍有亮腳會之舉，婦女修飾，無貧無富，多整潔，而男子依然骯髒丈夫，且人民生活極簡單，每人能以三四金，過活一年，余殊不信，而張君言馬鈴薯油麥最賤，僅食此而已，於以見晉民之儉樸自苦，非他省人所能及，亦民族

之特點也，到處是煤，人人可採，小工場甚多，鮮購外貨，所謂利權不易外溢者，此又一長處也，惟情性甚富，進化較遲，是又待於爲上者之施以相當教育耳，所談未知當否，今日猶是關帝廟會期，乃往瞻俗，詎知人若山海，不能下車，其迷信之深可知，乃返，預備明日赴混源行裝。

二十四日 晴，晨八時，發自大同，乘架窩（騾駝橋）出南門，繞至東門外，一覽曹福廟，廟在郭華山上，傳即曹福凍死之所，廟祀關帝釋伽，側殿一間，塑曹像，爲清某大同鎮台所爲，少留，即去，直趨赴渾源道，五里沙嶺，六里十二村，三里小南頭，七里艾莊，二里壇兒村，八里上泉，茶憩於此，十里周家堡，五里落陣營，五里利仁皂，八里渡桑乾河，入吉家莊，宿焉，村店狹穢，食住不便，然遊山興濃，住小店已慣，竟不覺苦，且覺有趣。

二十五日，晴，發自吉家莊，先步行，後騎馬行，十里甕城口，十里松樹灣，五里泥溝，午餐于較涼爽之土窰內，五里榆林，八里姜家溝，十二里土橋堡，十里渾源縣城，駐防之高團長，及李縣長兆麟，公安局長，出迎於西郊，並列隊迎之，吾輩以私遊之役，而受文武官吏之歡迎，迹近招擾，跼蹐不安，然亦無可如何，遂下車於屠稅局，爲縣政府所預備也，晚餐亦縣長作東道，計畫明日登恒山。

二十六日，晴，昨夜大雷雨，天氣涼爽，山城明淨，晨七時出，登恒山，山在城南十里，乘馬往，望山之陰，其峰如兩乳，拔地而起，含容包育，不露鋒芒，以視他山之巔另峻嶒，崗阜錯落，峰嵐岐出者，不可同日而語，八里唐家莊，由此入山，即瓷窰口在山之右，因雨後澗水聲澎湃，入耳清心，西有龍首山，東則恒之秀峰幾點

，絕壁懸崖，觸目皆是，但無樹蔭，僅見草青，沿流南馳，則見樓閣凌霄，棟軒層疊，貼壁而黏，下臨無地者，懸空寺也，寺依絕巘，層建而上，支撐者僅細柱十餘根而已，且皆浮置，毫不動搖，建始者真巧奪天工矣，由南石級上，先入道士居，過此佛殿神龕，重重疊疊，盤旋上下，不知有多少層，壁間題詠甚多，多明人遺跡，惟有一紀遊碑，爲大定年號，則知此寺，金源朝已有，創始何時，尙不可攷，登眺往來，慄慄畏懼，下此即過一橋基，聞橋並未架成，僅左右山壁，有方孔數十，爲架橋而鑿，右壁上鑿有雲閣虹橋四字，蓋指此橋與懸空寺而言也，傳聞在昔，此處爲一水潭，兩側絕壁，人不能行，登恒者須繞由龍首山而上，今潭爲沙石淤塞，是以成暢行無阻之大道也，自西南轉，道左一大石面上，有監察御史王獻臣題太白遺跡四大字，據傳太白曾飲酒其上，再右上山半，有羅

漢洞，達摩洞，無可觀者，再行數里，經過土法採掘煤窰二三處，至山門，有大坊，額曰北嶽恒山，爲明監察御史劉宇書，旁有塞北第一山碑，無署名，入門爲三元宮，自此登山，東北行，山坡石炭顯露，任人開採，數里步雲路，雖陡甚短，再上而大松三株，名此處爲五大夫松，亦假名泰山秦皇封松之義也，在此上下一帶，望恒宗正面，豁然畢露，既無奇峰，亦無怪石，其形勢與背面無大殊，惟兩峰圓起，東西對峙，而以西峰爲主峰，岳廟在其下，兩峰脈分向西南東南，如雙翅飛下，中若太華之中污，然南面無屏障，太顯露而已，左峰下一坡，尙有杉松千百株，餘則濯濯，兩峰下，藍宇呈黃碧色，高低上下分列若晨星，其形態之秀美，風景之佳麗，雖不及泰之石陽寂靜，衡之方廣幽邃，華之三峰秀拔，嵩之石淙妙麗，而塞北荒寒，得此勝境，雲中風景，當推第一，再西北上，至停

旨嶺，爲歷代祀岳，捧聖旨止於此，以待奉迎，嶺上有小村，甚貧瘠，北過真武廟，經大字灣，灣東絕壁上，鑿恒宗二大字，余循灣陟崗，趨至字下，審視字徑，約一丈有奇，爲大順大夫，大同府知府，湯陰張臯（是否臯字因剝蝕不敢定，）敬書，丙辰仲春之吉，刊志，旁有隸書經尺餘之恒宗二小字，有嘉靖年號，或係同時所題乎。視畢，仍返原道，北入虎風口，有坊，聞民十四年，西北軍曾敗晉軍於此，死傷甚衆，坊北有明人董錫書介石二字碑，再北數十武，即果老嶺，有驢蹄跡，想亦好事者爲之也，再西北里許，入岳廟範圍，進接官廳，過十王殿，有玄武井，井二，一甘一苦，苦者已屯，再東上爲寢宮，（舊殿）下有梳粧樓，左有還元洞，右有飛石窟，窟高約一丈，下寬六七尺，上銳二尺餘，深不過八九尺，窟外壁上有胡汝楫闢謬詩云，此中斧鑿痕猶在，一石何須鎖曲陽，自是傳

聞盡難信，虞廷曾未見稱王，攷志載，漢武以後，歷代，祀北岳，盡在曲陽，以舜時有片石飛至曲，又以雲中地方，後世屢陷入北胡，是以移祀於曲也，沿至明季，始改正祀典，建新嶽廟，而以舊廟爲寢宮因此世傳有渾源恒山，曲陽恒山之別，其實飛石之說，未免近妄，然僅以理想文言闢之，未足昭信，余擬親至曲陽，細查石形石質，是否與窟相合，如有不同，則謬不闢自明矣，宮外石壁，有雲中勝蹟，一德峰等題字，其他題詠甚多，亦多明人筆，出赴岳廟中之龍泉觀，俗呼朝殿，住持高圓清，親招待，午餐後，再東去，觀聞道寺，得一菴，均是此山得道之羽士，羽化後，即以其姓名名廟，塑像祀之，返觀，出左門，有鷄鳴石，以小石擊之，作雛鷄聲，亦與山海關北門外之鷄鳴石相同，西南行，入會仙府，府後有絕地通天，崑崙長脈，右有靈山聳秀，名齋四岳，各題字，再數十武

，至琴棋台下，台在立壁上，由石罅攀登，勢極陡危，幸距離不長，未至大難，上有碁盤，傳爲仙人撫琴下碁之處，面積狹隘，僅容二三人，碁盤旁，有鐫一局爛柯字，壁上有悟道遺跡字，他處尙有字，因壁勢鵝頭，不敢仰視，過此經通玄谷，繞由山南面登絕頂，即天峰嶺，而柳忱父子，已在焉，先是松濤松森二君，欲訪人不易到之懸洞中老道，不可能，乃逕登頂，而柳忱先發先到，皆捷足也，頂如饅頭，露石甚少，徘徊四眺，北則渾源縣城，甚整齊，其形如蛛網，如八卦，人煙稠密，中無隙地，再北玉華峰，遙遙擁護，東連柏山，若斷若續，南連鎗風嶺，形似屏障，西望翠屏山，相映競秀，再南遠望三百里外，可見五台山峰，洞天記，恒岳周廻百三十里，福地記，恒山高三千丈，（若以二十里計算，所差無幾，但計山之高，仍以海拔爲準，彼時雖不知海拔，亦無如是之遠，）遊

侶畢集，相與嘯傲，天風吹來，爽入襟袖，塞上雖荒，並未覺寒，樂極而歌，情出自然，乃請孟興爲音樂指揮使，與學生松森弟兄唱國歌，後又獨唱大風一闕，聲震巒谷，時日已西，遂由山北下，余因感冒，胸痛身倦，不欲再過勞，而碧岩首倡登次高峰，已先行，吾輩不肯示弱，亦魚貫而隨登之，皆健者也，少憩，即踏油麥田而下，入正路，頓觀紫芝峪，尋芝不得，而石脂圖已失所在，過白雲洞下，洞在絕岩，不可登覽，僅仰望白雲靈穴題字而已，一路峻坂危坡，雖降猶難，到岳廟，仰觀靠壁，振衣台，題有瞻聖，雲中勝覽，天下名山，天地大觀，壁立萬仞，夕陽返照，等題字，皆在懸崖絕壁，其他題字，小者不能認清，廟內祭岳文碑，無慮數十通，元碑祇一，餘多明清，他嶽嶽廟，皆在山下，獨此嶽在山上，其規模亦較小，限於山勢也，或以山前無敞豁之地，山後形勝不佳，而

山之左右，又脈連他山，不得已而出此乎，如此判斷，亦不爲無理，入夜因微恙早寢，因思恒山，因避漢孝文帝及宋貞宗諱，曾易名曰常山，又稱曰元嶽，曰鎮岳，曰陰岳，曰紫岳，又名太恒山，大茂山，神尖山，或以爲恒山，旣無峯石之幽奇，又無物華之豐美，無可觀者，不知其脈由陰山而來，入朔州，西折而東，爲勾注，覆衣，夏屋，茹越，書厓，突起於渾源州南者，即恒山是也，南延爲太行，王屋，西南盡于黃河，東行爲紫荊居庸二關，東北則盡于海，南包全晉，東跨幽燕，西控雁門，北纏代郡，其形勢抗邊疆，制中原，可甲於天下矣，况五嶽之所以定爲鎮山者，不必以風景，以物產，以形勢，以高大，而以能興雲雨，澤下土，融容坐鎮，含育萬物，顯赫赫之威靈者，足以當之也，今恒山之長，不在彼而在此，吾無以評之，評之曰，圓渾雄厚而已，觀恒者其留意焉。

二十八日 晨陰，午晴，書圓渾雄厚四字及公共題名字，柳忱本欲留題，已擬大恒以審四字，且余已爲之選石，嗣又不欲留名，改命其公子松森書題焉，朝餐後，往訪隱者王逸瑛字渭生者，于十王殿，王爲徐州蒲縣人，自前年携一僕，來此隱居，其年六十有三，鬚髮雖白，精神尙健，據云久慕晉省平靖，特來避亂，自云爲農人，察其言談，似非常人，想已看透塵世，從此爲大隱者乎，由此過純陽宮，九天宮，翠雪亭遺址，奎星樓，而由山後路下山矣，此路雖較近，皆陡坡浮石，易滑倒，同人多以爲苦，且柳忱言，華嶽路最險，亦無如此之難者，所言甚是，但余與松濤松森二生，下行如飛，不敢駐足，然亦不知幾遭將仆矣，至麓，因馬未到，步行入城，逕入浴，迨浴罷，而他遊侶始歸，晚餐後，登鼓樓，視全城，民房比櫛，街巷整齊，無腐敗象，而生活低儉，困苦異常，下出東門，

，參觀栗恭勤公墓，規模之大，不亞王侯，公爲河督，治河功卓著，因黃水決口，以身殉之，今之所謂金龍四王者，即公之靈是也，本地人皆確鑿言之，公之後人宅第，即在南門內，簪纓至今未衰，歸途回拜高閣長，王縣長，入夜整頓遊裝，擬明晨赴代岳，觀雁門，再轉上清涼山。

二十九日 晴，晨發自渾源，赴代岳鎮，軍政官又列隊相送，不勝感愧，十五里水磨村，十里賈莊，二里田村，五里顧關，五里西坊城，五里義家寨，七里辛屈練村，在此午餐，與村翁閒談，知當地社會狀況，居民生活極簡單，每人每月生活富者不及三元，貧者一元五分，即足，農工日勞金，春秋忙時一角，否則五分，學校教員，每年薪金，不過七八十元，此乃中等，最抵級有三四十元者，人民國稅地方稅之負擔，每人平均一元，日常飲食，以黍子高糧爲主

，製糕製粉而食，並不米食，但高糧帶皮磨之，其麤可知，白麪惟元旦食一次，食肉更談不到，田地每畝僅收二斗糧，凶年更少，則晉北之地瘠民貧，以此可見，至於纏足之風，仍未盡息，學校之設，亦爲少數，器物車馬衣履之屬，仍襲數十年前之舊，又足見晉民富於保守性，則進化自然較遲也，但外貨輸入甚少，多用本省出產，亦救貧之一道，正合乎經濟原則也，餐後，仍前進，八里羅家莊，十二里田家坊，十里鎮子梁，十五里應縣，入城已黃昏，縣長王煥閣，公安局長李幼唐，又列隊迎于東郊，下車於國合質店，縣長預備之招待處也，商務會孫委員即本店經理，招呼亦殷，夕餐後，散步庭階，則見滿院農具，皆係質物，每件不過質銀一二角，足見農人之窮，向縣長等探明赴代岳，轉雁門，朝五台，各路程，交通情形畢，即入寢，

三十日 晴，晨起，回拜縣長後，登應州塔，即金城塔，以應州在遼時爲金城，又名釋伽塔，有遼清寧二年重建時題額，則塔爲遼以上建可知，塔四級，若四層樓，各塑佛像，塔高三百六十尺，圍一百八十尺，建以木，除塔座用磚石砌成外，他盡木，遼至今九百餘年，毫無損壞，尙巍然聳立于霄漢之間，不獨堅固，其巧奪天工，猶爲藝術之冠，下塔，于地方官歡送之下，出西門，十里口寨，十里秦莊，十里南賈寨，五里米寨，三里東壩，五里康莊，八里李家花園，二里高算團，五里王莊，五里代岳，寓於六合客棧，即晚，山陰縣長趙明軒來謁，談片刻去，因開往雁門之長途汽車，恐無座，乃又向大同趙司令處電借汽車，已蒙允，則明日行路又方便矣，八月一日 晴，甫起床，而山陰縣長送來牛乳餅乾等物，同時山西省山陰縣牧畜廠廠長，李君秉權，來謁，請求蒞廠指導，吾輩遂往

參觀焉，廠在鎮南，建築尙未竣工，內分養牛，養鷄，鴨，鵝，養豬，養兔，養玄狐兼製乳，製黃油，製餅乾，及改良畜種各廠，設校授徒，養成牧畜人材，尙實作不尙空談，此乃李君一手創辦，爲晉省新建設，導吾輩參觀一過，有條有理，均著實際，將來發達，可以預期，惟惜開辦費以三年爲限，每年僅三萬元，未免太少，且預定三年後，即須自給自養，不再發經費，塞北荒涼，最宜此業，李君之熱心毅力，殊堪欽佩，當蒙饗以牛乳餅干，並贈以大作，出登車，赴廣武，（即雁關外一村）八十里抵汽車站，至已傍午，即在站旁小客棧午餐，未餐前，同松濤君登山，則見邊牆東西對峙，堡壘連環，知爲雁門外衛，牆外土堆纍纍，據土人云，乃是古代聚米爲山，以示糧足之意，西北數里有城，名六郎城，爲楊彥昭屯兵之處，西南伏梁而上，爲長城一段，尙整齊，何時所築，尙待攷，午

食後，上行，約十里有一汽車道之橋，在此下車，由導者引行捷徑登山，向雁門關方向行，過一小峯，則雄關在望矣，關門二，敵樓雖破，門洞尚在，因南有勾柱峯，爲近關高峰，乃先登焉，費一小時之力，始達頂，四望雲嶺萬重，飛鳥難度，惟此一關，隔絕南北，一夫當之，萬夫難過，真天險也，關門內有藍若，名鎮邊寺，即趙武安君祠，頗宏闊，因入憩焉，前殿祀李牧，有像，祠爲明正德年間建，碑文叙李牧擊匈奴，即駐防於此，此處邊城，存者無幾，亦係明築，先起渾源至寧武一段，四百餘里，後起寧武至鎮西一段，二百餘里，皆險阻也，寺內正傳戒，有佛教會會長梁君協助，梁君乃柳忱國會議員時代同寅友也，舊雨重逢，不覺言長，觀時表已五時有半，催之出寺，再細觀第一關門上，額題葺險二字，第二關門樓內塑六郎像，以六郎曾鎮守三關，雁門關一也，三關者何，即

寧武，偏頭，雁門，是也，出關門下山順溝返，登車穿山行，五十里至陽明鎮，宿於集成客棧，此棧比較稍佳，晚餐甚適口，正坐庭院晚涼，而駐當地之晉憲兵裴分隊長，派兵來招待，余在車中與柳忱言，到陽明當無前此迎送之擾，今又有人來招待，心何能安，與柳忱商談明日里程畢，十一時入睡鄉，

二日 晴，九時發自陽明堡，四十里崞縣，四十里原平鎮，三十里忻口，四十里忻州，八十里定襄，四十里河邊村，十里濟生橋，即營業長途汽車路終點，過橋數里，即槐蔭村，爲趙司令印甫家宅，因與柳忱往拜，蒙留宿焉，槐蔭附近，綠柳成陰，小溪泛漲，清渠繚繞，田苗勃興，溪南有西會村，樓閣起於山麓叢林中，（閻主任歷年所修）與槐蔭相映，山村風景之佳，令人怡曠，據任甫云，此處十村乃膏腴之地，因泉爲渠，各村農戶，輪流灌溉，歲歲豐年，

不知飢饉，是以每畝地價三百金，由此再東行，地瘠民貧，與雁門關內外無異，晉北疾苦如此，少數福地，殊不易得，余以腹瀉，體弱不支，欲赴東冶鎮客廡休息，未蒙允，但腹瀉水甚多，任甫欲爲延醫，乃拒之，又爲覓鴉片吸之，果愈，則知鴉片治瀉之效甚大。三日晴，晨起精神復元，朝點後，赴東冶鎮，任甫以三騎送之，迨到鎮，而遊侶已將上清涼山脚力備齊，乃分別乘馬，坐架窩而往，八里龍王堂，二里望景崗，十里黃土坡，二里下西村，八里溝南，二里五台縣，二里河東村，八里閣道嶺，五台縣八景有閣道穿雲即此，有門額曰清涼境門，門東有五台奇勝四字碑，爲明中州苑志完題，過此，五里南大賢，五里蘇子坡，上行曰收穫嶺，即戲名中之牧虎關是也，勘其遺址，毫無痕跡，又有謂閣道嶺即昔之牧虎關，未知孰是，下嶺即智家村，十二里又一龍王堂，二里瀝陽嶺，爲

佛陀波利見文殊處，有寺曰尊聖，昔名眞容院，又名翠岩山院，民國以來，又新重修，殿閣凌雲，依山之高下，而層疊之，約共三百餘間，已修十四年，尙未報竣，聞需款多由東北募化而來者，已不下二十萬元，住持含岩，亦東北人，同鄉相遇，招待甚殷。

四日 晴，晨起謁佛殿，共七層，最後有新修之舍利塔，額曰萬藏塔，下四層能登，上五層無門可入，東院有尊勝陀羅尼經幢，觀再建經幢序中，有宋大中祥符及天聖年號，餘字多漫漶不清，是以創建年代無考，然此經幢之古，當在宋或宋以上，近年又在古幢側建一新幢，東牆外有孤松一株，枝葉如蓋，亦數百年上物，觀畢出，向金閣寺行，五里西峽口村，五里醬坊，五里南道頭，此即無正路，均順河灘行，三里東會村，二里下柳院，午餐，二里上柳院，十五里瓦廠，五里清涼寺，寺在一高崗上，須登陡坡，半里始達，考

寺建於魏，近年重修，亦新整，院內有清涼石，周數丈，厚約二三尺不等，如浮置，下支以石，以肩抗之，則支石立倒，其浮動可知，東面有字，已模糊難辨，此寺亦有東北數人，以施主資格住內監修，寺東五里，爲金閣寺，夕陽在山，晚風送爽，乃棄架窩，逕由小徑趨金閣，先行危坡二三里，過山崗，南望南台，如在目前，東則于暮烟迷離中見金碧輝煌，顯露于山腰者，金閣寺也，急趨入之，寺建始于唐貞觀年，住持中空和尚，合掌來迎，與語，乃海城最近同鄉，其俗家爲將軍屯李氏也，暫隱於此者，吾鄉人甚多，余至此不啻還鄉，適有復州人來朝山者，得知家鄉狀況，亦云幸事，晚餐，亦多家鄉菜，頗適口，至此覺寒，見寺中人，多未脫棉，余亦著棉袍，以抗夜寒，但尙未至台頂，則氣候已與下界不同矣。

五日。微陰，晨餐後，謁佛，佛殿三層中，有木塑大佛像，高五丈

三尺，台山佛像，以此爲大，觀碑記，大佛像爲某王妃雲中代府張氏造，謁佛畢，乘馬向南台出發，一路錦嵐繡谷，翠色宜人，鳥語花香，隨風蕩漾，紅紫黃藍各花，無不爭奇鬪艷于台畔，此南台之所以名仙花山錦繡峰者此也，約行十五里，登台頂，但台高三十里，有荒寺曰普濟，後有文殊塔，登此可望他台，及東北之台懷鎮，楊林街，西南有古南台，爲南台之一臂斜伸焉，下此，過金燈寺，十五里至千佛寺，後有千佛洞，深四五丈，洞壁有竇，入竇又一小洞，周不過二丈，供有菩薩像，又名老母洞，下不平，有如覆甕，無置足地，且有鐘乳之脊梁骨，心肝肺各形，其竇僅能容一人鑽入，吾輩皆陸續入之，內外須寺僧推引，方能入，出亦然，同人戲之曰，出洞恰如胎兒下生，僧則儼然收生婆也，吾輩今日又轉生一次，不更苦乎，在此午餐後，又下行，過白雲寺，普安寺，沐浴堂，

十五里抵鎮海寺，均沿溪行，左右奇峰峭壁，澗流淙淙，飛翠拖青，與藍天相掩映，山頭黃塔而外，又見疏柏稀松，遙遙高聳，想台山山景，當無逾于此一路者，其壁上多有蒙藏文之題鐫，尤多造像，並無漢字，以此可知騷人雅士，到此甚少，而鎮海寺，爲章嘉佛駐錫之所，樹木滿溝，尙稱森鬱，入寺環視一周，即出，十里至九龍崗，入龍泉寺，寺新建，亦多東北施銀，內有吉林同鄉爲董其事，僧寮佛殿百餘間，而以白石牌坊，普濟靈塔，刻工最細，上下雖有泉，亦僅足飲食，無可觀者，是夜即宿于此。

六日 陰，發自龍泉寺，行未數里，遇微雨，過千佛洞，洞外有泉水清澈，其湧有花，如包頭之濫水泉然，自此越澗，南登崗，入極樂寺，寺創建于漢，名萬聖寺，宋改佑國寺，至清始賜極樂寺，山門外有石階百零八級，依山起殿閣，氣勢高曠，舊刹重修，工程浩

大，其上爲佑國寺，又名文殊殿，大殿三進，愈上愈高，頗有凌雲之勢，其石級規模，有類平西頤和園之排雲殿，下之階梯，聳壯可知，全部新築，所費不貲，二寺亦多爲東北之施財，寺內主工事者，亦多爲關東居士，出向東北順河行，兩邊山色，到眼皆青，過棲賢荒刹，璽峰新寺，（亦東北人修）行三里，道右一大寺，亦新構，乃普化寺是也，昔爲玉皇廟址，今則東西三院，棟宇相望，不下數百餘間，出而招待者，又爲遼東口音，亦爲住此監工者，觀于所過各寺，大興土木，爭奇鬪勝，重修費約計數百萬元，多是東北金錢，工期皆在十年以上，東北善人之名，台山人無不知者，然慨捐鉅款，發願修廟，固是善舉，何竟聚於一處，其亦文殊大士之感應乎，但當此國難期中，民窮財盡，流亡遍地，如許金錢，若能分一部分，作爲生產，或救濟事業，庶於挽救國難，不無小補，未識吾鄉

善士，曾注意及此否，出普化東行，半里，即入台懷鎮街，街長約里餘，全爲商民居，出北門過河，即楊林街，市寺雜處，而以寺爲多，攷台山在昔有名藍三百六十處，內有顯通，塔院，南山，圓照，殊像，北山，靈境，銅瓦，金閣，永安，十大寺，皆青衣僧住持，其黃衣僧，即喇嘛，廟之最大者，如菩薩頂，台麓寺，鎮海寺，其最著者，今則古刹荒頽，佛多浴日，湮沒者不知凡幾，所可觀者，僅百餘寺而已，時事艱屯，佛教陵替，良可慨歎，本擬住顯通寺，或塔院寺，地點較爲適中，乃爲日日素食，同人多苦之，是以不住廟而下車於春利店，孰意正值祈雨斷屠，惟懇店東殺鷄以餉，口腹之欲，殃及司晨，不其忍乎，飯後，大雨，三時晴，乃踏泥出遊，入羅喉寺，觀蓮花生佛，又入塔院寺，攷大塔始建於阿育王，置佛舍利，重修於明，高數十丈，小塔爲葬文殊髮者，巍聳壯麗，台

山重鎖也，塔下周圍，設大轉輪藏一百二十，中層設小轉輪藏二百二十八，皆銅質，上刻藏文唵嘛咪吧呢哄字，凡來寺之蒙古男婦，及喇嘛，皆以手轉之，繞塔行，口唸其字，手數念珠，終日盤旋，擾攘無少間斷，亦一新奇之觀也，隔壁即顯通寺，規模宏大，自漢時建，名大孚靈鷲寺，唐改稱大華嚴寺，明敕賜大顯通寺，佛殿五層，院宇寬敞，後有銅殿，爲明萬曆年建，內外鑄萬佛，其右有銅塔，高及丈，西南一圍欄上，鑄一土地像，不及二寸，其面孔幾被人摩平，傳言清康熙帝曾有好大的土地之封號，本擬上菩薩頂，恐爲時已晚，乃登鐘樓，北望菩薩頂，於綠陰翠叢中，放出碧琉黃瓦之輝，南之黛螺頂，在暮靄濕雲裏，彷彿聳鬢堆髻之妙，西則梵仙山，有廟高踞孤峰之顛，東則碧山寺，遠在晴林之外，霽雨晴嵐，雲崗芳草，翠峯插天，繡屏環峙，其一種清涼氣象，未及登台，已

目迷心醉矣，樓內有閉關老僧，以擊鐘爲業，已四年未下樓，可謂苦修者也，歸廡，又大雨，久旱逢甘，台民皆喜，未識明朝晴否。七日 陰，昨夜雨已止，晨起，登菩薩頂，出寓北行約里許，升階百零九級，即真容院，門外有坊，康熙帝題靈峯勝境，並在佛殿內，題有五台勝境額，攷真容院，原係僧住持，至清康熙時，始歸喇嘛，有文殊殿，存有康熙帝時射文殊化身之御用箭，院內喇嘛，現有二百人，廟宇範圍並不大，惟地據高阜，上接雲霄，下瞰三街，（台懷，楊林，營房，）頗據形勝，其高雖不及梵仙山，大螺頂，而黃翠騰輝，樹陰扶疎，遠望之儼然雲中樓閣，勝境佳景，兼而有之矣，少頃，返廡，啟行赴東台，順道入樓觀谷，俗名五郎溝，觀太平興國寺，楊五郎像，寺爲宋太宗建於平晉之時，以其爲楊招討禮師祝髮之處故也，由此再上，爲金剛窟，般若寺，窟深約一丈餘，

窟口有鴈堂額，僧云，文殊來清涼，由此窟出，乃笑應之，寺門外有菩薩示跡處碑，爲明人張翔題，再下即報恩寺，亦爲章嘉佛駐錫地，此谷綠樹紅牆，峰嵐秀聳，風景之佳，畫圖無之，出谷，入普濟寺即碧山寺俗稱大茅蓬，建始于明成化間，藏有姑蘇鄧尉山，聖思禪寺住持，沙門濟石，書成四大部經，及華嚴經，二寶塔，奉供五台山，碧雲山二禪寺，常住永遠流通，蠅楷書成，最爲寶貴，各長一丈八尺六寸，聞耗光陰十二年，始寫成，但四部經塔後，有康熙庚午，虞山弟子許憇心咸和氏敬書，及程嶠眉山氏繪像各字，觀畢將出，遇上房山僧慶雲，及中台住持靜福，舊雨相逢，戀不忍去，因恐悞時，遂辭出赴東台，經東台溝，午餐於村戶，由山西砲兵牧馬者郭排長招呼，斯時旋雨旋晴，乃冒雨行，雖有雨衣，而馬上奔馳，衣履盡濕，初上危坡，人馬皆喘，迨到華嚴嶺上，因順山梁

行，較平坦，乘雲駕霧，不辨南北，五時後，始抵東台，台高三十八里，名望海峰，有望海寺，利爲漢時創建，亦有舍利塔，及那羅彥洞，但山高氣寒，值陰雨猶甚，乃穿棉袍，猶不免凜慄，其溫度與北京初冬天氣彷彿，東台如是，他台可知，斯時雲霧已高，台上綠草如茵，經雨猶拖青滴翠，柳忱言，滿山恰似鋪錦繡地氈然，可謂形容之妙，寺外昔有望海樓，晴日可東望渤海，早圯，住持可慧，有志復建，不知能作到否，入夜雨聲未止，燈孤室冷，如在廣寒，擁被而臥，不覺已破曉矣。

八日 晴，晨穿雲霧，發自東台，經過慈祥菴，雷音寺，三十里昇北台，即雲霧山，叶斗峰，高四十里，有寺曰靈應，後有臥龍池，雖旱不涸，東有黑龍池，甚小，常涸，此一路百花盛開，秀峰疊翠，時霧時晴，日光往往穿雲縫而射山腰，望之不管別有光明天地也

，北台最高，若在此四眺，不知有多少美景奇觀，以曠吾眼界，而豁心胸，乃山愈高，而霧愈重，因而成雨，午飯後猶未止，殊爲少興，乃冒雨而趨中台，中途覽澡浴池，有泉湧成池，據傳時見仙佛狀影，今則破屋數椽，池已荒涼矣，十五里抵中台，台即平頭山，翠岩峯，高三十九里，有演教寺，創建最古，尚有柱石，碑座，石獅，散置於寺前後，其寺大可知，今僅荒殿三層，猶是民國以來，經住持靜福重修者，寺南有石台，爲文殊說法之處，台下大石磊落，令人望之，起不平之感，然亦壯觀也，寺內有舍利塔，爲唐建，明萬曆間，塔忽傾斜，將圯，一夕怒雷大震，又正焉，然座已歧出，塔身仍向西南稍傾，至寺西北隅之大華池，已無攷，遊侶等急盼天晴，以便遠望，未幾，雲收霧散，夕陽露光，乃急登說法台，賞晚景，霞飛縷縷，紅染萬山，天際晴雲，變化萬態，北台雖露半體

，草綠雲皴，東台則僅現雲鬢，不敢出頭露面，台下東南兩方面，雲海重重，冰洋片片，雲山飛白，冷氣漫空，如此天然勝景，觀之者皆大歡喜，莫可名言，已而，入寺晚餐後，在說法台南石面，題雲中靈秀四字，並書公共題名。

九日 晨晴，同人赴中台東麓，觀萬年冰，果有積冰在山陰，幅約數丈，雖暑夏不消，其台山之高寒可知，歸即發中台，途中大霧，八里許西台，台東有岩石高聳，頗壯觀瞻，蓋自登台以來，僅見錦巒秀谷，山勢平鋪，忽遇此岩，恰如作文，於平鋪直叙中，動宕一筆，令人醒目，或即志載牛心石乎，攷西台即明月山，掛月峰，高三十里，有寺曰法雷，亦有一塔，台後有小房，內石上有二足跡，紅色，僧云，文殊遺跡，然志載，爲魏文帝避暑於此，所留人馬跡，未知孰是，台上花艸如茵，而以金蓮花爲最美麗，同人多採之，

在此勾留片刻，即下山，西南行，細雨霏霏，征人魂斷，十五里，過八功德水，見滿山葱鬱，松林排闥者，成果菴也，入菴，午食後，雨止，再下行，即山溝路，三里馬家村，四里娘娘會，八里寬灘子，五里灰峪，十里岩頭，五里秘魔岩，下有秘密禪林在焉，乃止宿於斯，回憶此路，左右峰巒重疊，滴翠拖青，有懸崖，有峭壁，有流水，有銳峰，其山景又愈于鎮海寺道中矣，余在輿中，顧盼不暇，亦可以飽看山之癖，至秘魔岩，遠望之方冠巍起，壁平如削，猿不能昇，鳥不能止，端肅嚴整，不敢輕視，此尤非鋒芒畢露，與平庸無奇之山形，所可及也，秘密寺，建於唐，爲木叉和尚藏修之所，岩谷幽邃，人迹罕到，岩上有龍洞，傳謂洞中，可現種種影像，未識確否，擬明晨往觀之。

十日 晨晴，朝餐後，赴龍洞，洞距秘密寺五里，在秘魔岩上，由

寺後登山，路甚陡，過西方殿，甘泉，將至洞，貼絕壁行，原無路，樹梯始能登，近經尊勝寺，鑿壁成階百餘級，僅容一人行，始便於登，然俯視仍不免畏懼也，至洞，則見懸岩滴水，下有小池盛之，並無所謂洞，導僧則指一石縫曰，此龍洞也，洞寬不過八九寸，深不過二三丈，愈內愈狹，內外濕浸，內視須以左眼，閉右眼，左額貼洞壁，始克見內，余因先到，乃先看，不顧岩滴洗頭與否，凝神內視，約片刻，則像現焉，一佛像，巍冠，左手高舉，右手舉與肩齊，若執物焉，身形窈窕，裙帶拂地，儼然菩薩相也，又見有佛首二，虎頭一，其心象再見乎，抑別有妙諦乎，同人亦皆各見一像，惟柳忱見有老子騎牛像，此等幻相，殊難索解，然亦不必求深解，立此可俯瞰秘密寺，右則立壁如削，層疊凌雲，左則松坡斜鋪，點點滴翠，前面萬山重疊，黛色入殿閣，西來一徑曲通，別無出入

之路，秘密之名，可以當之而無愧，然寺院適當水道，如逢暴雨，恐難免害，後殿被水冲去，遺趾尙在，可以知之矣，台山名藍秀谷甚多，如此之固閉深邃，奇絕雄偉者，曾不多見，有志潛修隱居者，當以此爲最宜也，歸過甘泉茅蓬，有七十歲之老喇嘛，已閉關十年，問之不語，亦篤修者也，過西方殿，樓上有石佛，高三丈，爲近代仿雲崗石佛而造者，聞有南京居士二人居此，訪之未遇，悵悵下山，時已傍午，乃急出發，就歸途，五里岩頭村，村旁河邊有岩，上卽人工修之石路，岩際有形似軸之鐵二根，傳謂七郎劍，未免附會，細查其鐵，上擎石條，或係修路時，以碾磨之廢軸，入岩支石，以防下墮之用，入鐵之孔，方形，確爲人鑿，鐵圓軸處，且有年久磨成之螺旋線，絕非劍柄，傳言無稽，觀之者甚勿爲其所惑也，出村五里新莊，十里康家口，五里蛾峪嶺，爲繁峙五台分界之處，

二里小北村，五里大北村，五里鋪上村，五里蘆嘴頭，二里李家莊，時已七時，乃分宿於村店學校，校長趙君尙甫，招待甚殷，師生皆他移，騰出校舍爲吾等居，對面火炕，寬大而熱，亦甚舒適也。

十一日 晴，晨發自李家莊，三里息馬口，七里閻家寨，五里西營村，二里竇村，二里田家村，八里漢嶺村，二里龍王堂，二里尊聖寺，午餐，書題滴水岩三字，託僧鑿於龍洞，出寺，即入原來路，宿於五台縣，此次遊五台，先南台，然後由東而西，若由西而東，即照此路逆行，由東冶鎮僱架窩，（騾駝轎），每乘七元五，至一台爲止，以後每日二元，余遊山，向來徒行，今以團體關係，亦乘輿馬，雖較舒服，乃破前例矣，查自北平朝台之路有三，一自平漢路定縣，經曲陽，阜平，入龍泉關，四日程可到，一自平漢線石家莊，換乘正太路車，至太原，坐長途汽車，至河邊村濟生橋，坐架窩

前往，約需時六七日，一自平綏線大同，換乘長途汽車，仍至濟生橋入山，或由大同乘汽車至陽明堡，坐架窩，經代縣，繁峙縣，由台後登台，需時四日，比較日少，此遊五台里程之大概也。

十二日 晨陰，發自五台縣，將抵東冶，大雨，同人有騎馬者，未著雨衣，皆浴于滂沱中矣，在東冶鎮阻雨半日，晚霽，登鎮之冲天墩，四望，西則濟生橋，爲長途汽車之終站，滂沱河在鎮南，東流微漲，河南紫金山，山下西會村，爲閻百川之別墅，有文山，下即河邊村，閻之里第，同蒲鐵路支線之車站在焉，延線至窰頭爲終點，專爲運煤而設，自河邊至東冶十五里，樹木陰翳，泉流不竭，有十村賴以灌田，五台膏腴之沃，風景之佳，商市之繁，以此爲最，且清之徐川督繼畚，民國以來，除閻百川外，若趙部長戴文，趙中委丕廉，楊軍長愛源，趙司令承綬，皆此地產，地靈人傑乎，人傑

地靈乎，亦互相爲用者也，下墩觀耕，耕具較他省微不同，並詢晉民狀況，皆云，因前受晉鈔毛荒之累，農村之破產，並不減于他省，現在政治，以救濟農村，經濟建設，爲主要口號，農村將何以救濟乎，經濟將何以建設乎，吾聞之矣，尙未之見也，歸廬，計畫明日赴太原行程，已由趙司令備有汽車，候之于濟生橋，吾將乘轎車至其地，不知天工能放晴否耶。

十三日 陰，仍有雨意，晨七時，至濟生橋，乘汽車赴太原，經過河邊村，定興，忻州，大孟，黃寨，黃后園，共二百四十里至太原，未至太原前，遇大雨，抵省已晴，有閩主任代表，趙交際課員韻瑄，徐主席代表，齊科長厚之，朱參謀長蘭蓀，趙總參議次龍，賈秘書長煜如，差片，李憲兵司令穎生，左憲兵司令部參謀長子正，楊憲兵隊長德伯，張隊長禮卿，李憲部副官藩城，程公安局長增光

，親到，並有憲警列隊迎迓，招待于山西飯店，吾輩閒遊，殊覺不安，樓居大餐，雖較之山寺村店，小米土豆之差，不啻天壤，而形骸之託，口腹之飽，又何異焉，亦隨遇而安而已，預定明日答拜各友，遊覽晉祠，後日參觀新建設，再後日離拜。

十四日 晴，晨八時後，與柳忱謁閻主任，柳忱談國際情勢甚詳，閻頗爲動容，約數十分時辭出，答拜各友好，然後由趙課員韻瑜，陪遊晉祠，祠在省城南五十里，爲周成王剪桐葉封弟叔虞之地，祀武王后妃，即叔虞之母，初封名唐國，後改曰晉國，以晉水所出也，祠坐懸壘山，有善利難老二泉，泉自祠下瀉出，量甚大，不亞平西玉泉，清澈見底，涼爽襲人，分流南東二渠，居民賴以灌田者，不下千頃，亦晉南水利之所在也，祠前有宋鑄之鐵人四，猙獰可怖，南有水母殿，北有唐叔祠，其他佛宇神龕甚多，樹木陰翳，而以

周柏二株，唐槐一株爲最蒼古，有唐太宗御製碑，清初楊二酉，以碑文下半多剝蝕，乃臨摹另刻一碑，並列之，以免久湮無攷，祠地幽靜古雅、雖門外有唐村，亦不覺俗擾，但今日爲夏曆六月十五日，適值唱例戲之日，村人山海，喧囂紛擾，有玷清幽，乃急出祠南垣外，入奉聖寺，登唐建七級浮屠，遠眺懸壘脈接天龍山，重巒嶂嶂，西望無際，東則汾水南流，波光映帶，幽人別墅，多在唐村樹外，臺榭堆雲，花木蔭日，如此勝境美景，洵爲古晉勝蹟之最，遂下塔，東出唐村，入周家花園，（周砲兵司令岱之別墅）憩焉，園爲新構，既具泉石之勝，亦饒花草之幽，亭榭閑敞，秀色滿園，剖瓜而食，涼沁心脾，夕陽在山，出園歸祠，先是同學張直君，楊嘯滄，約定，在祠右黃君紹齋別業候之，因往就焉，二君果在，紹齋同學，已五年不遇，相見甚歡，談山論水，逸興遄飛，蓋此君亦樂遊

山水者，並出爬山用繩見跡，亦一冒險家也，君善書畫，尤長於反書，亦奇才奇士也，攷明碑載，祠內廟凡八，曰聖母祠，玉皇廟，泰山廟，苗裔堂，臺駘廟，藥王廟，真君廟是，亭樹凡十二，曰清華堂，環翠亭，均福堂，仁知軒，湧雪亭，流盃亭，寶墨堂，善利泉亭，難老泉亭，望川亭，讀書台，景清門是，以上構築，有無存者，有易名者，滄桑之變，亦不能免，至楊二酉所定祠內外十六景，如望川晴曉，仙閣梯雲，石洞茶煙，蓮池映月，古柏齊年，勝瀛四照，難老泉聲，雙橋掛雪，懸壺晴嵐，文峯鼎峙，寶塔披霞，山城煙堞，谷口雙堤，四水青疇，大寺荷風，桃園春雨，除望川亭已廢外，尙歷歷在目，此處距天龍山三十里，汽車僅再能前行十五里，因爲時已晚，未往，但余前曾遊過一次，係張直君同去，入山一路，煤灰窰櫛比，三晉礦產之富，於此可見，天龍山原名方山，北

齊時始建天龍寺，後即以寺名名山，山上有漫天閣，九龍洞，石佛之多，雖不及雲崗，而藝術之精，亦爲古今所罕見，惟多被毀，令人嘆惜，遊人往往以路險不敢登，乃望望焉去之，余則遍登視之，曾記昔晉藩靖安王胤龍所撰八景，曰重山翠，高閣雲梯，龍潭靈澤，虬柏蟠空，鼎峯獨峙，石洞棧道，高歡暑宮，柳陌旗石，雖未親觀景色，亦可以神領會也，今至其地，未克再遊，誠憾事耳，黃昏始歸。

十五日晴，午前參觀新建設，先至南關晉華捲菸廠，廠自二十二年始開辦，由商營改爲官營者，經費僅五十萬元，有出菸機器八架，每架每分鐘出菸五百支，原料多用河南產，但須參美國菸葉三分之一，每年銷菸百餘萬元，外菸銷量，與此相等，又至西北毛織工廠，工人僅三百餘人，去秋開工，經費四十四萬元，織機僅五百五

十錠，每月產量，不過三萬餘元，又至太原西北皮革製造廠，本年春開辦，經費僅二十萬元，工人百餘人，原料除染料油外，全用國產，每年出品值三十餘萬元，正午，趙次龍，賈煜如，朱蘭蓀，公宴，午後，參觀北郊之前兵工廠，即壬申製造廠，內分七廠，曰西北機車廠，上年度營業收入，二十三萬餘元，曰西北農工器具廠，年收十六萬餘元，曰西北鐵工廠，年收十三萬餘元，曰西北鑄造廠，年收入三十萬元，曰西北機械廠，年收入十五萬餘元，曰西北電氣廠年收電費一萬餘元，曰西北水壓機廠，年收約十二萬元，又有育才機器廠，年收入十九萬元，此皆係由兵工廠改辦者，其兵工僅餘槍彈一廠，尙製造，出品僅及從前三分之一，此外尙有印刷廠，洋灰廠，窯廠，火柴廠，西北煤礦第一廠，製紙廠，電汽機械製造廠，均已開辦，未及往觀，至煉鋼廠，紡紗織布廠，肥料廠，蘇打

廠，電汽總分廠，電解食鹽廠，製糖廠，飛機製造廠，人造絲廠，有將開辦者，有在籌備中者，有尙須研究調查者，以上已未辦各廠，現在資本雖少，規模雖小，而已有十年建設之計畫，一億經費之籌措，不難進展，况以山西貧瘠之省分，之財力，之人才，而能樹此經濟建設之先聲，與基礎，亦屬難能可貴，將來就此基礎，經營得法，再擴而充之，以底大成，不惟堪作華北各省模範，而全國亦將聞風興起也，晉當局其勉之，晚蒙閻主任宴于公署，席間談及其研究之物產証券案，娓娓動聽，其心思精細，顧慮周詳，於此可見，散席後，赴李慕顏，張直君宅，答拜辭行，返廬預備歸裝，此次遊并，蒙閻主任徐主席，趙司令，以及新舊友好，招待備至，於食住行三事，尤蒙殊遇，令人感激不置也。

十六日 陰，晨八時，搭正太車東返，到娘子關下車一觀，時正微

雨，不顧也，關門在站東里許，外門額有娘子關三字，爲唐平陽公主曾駐守此關，故名，關內有村名大口，關外有村名小口，關門北即澗，水流有聲，鐵路鐵橋跨其上，形勢不甚險要，然山溝之長，關內外約有四百里，尤非居庸雁門之所能及，在昔守易攻難，今則飛機爆炸，攻易而守難矣，但攷此關爲新關，距此關南十五里，有名固關者，乃舊關也，彼關尤稱險要，在新關門上四眺，見關南有高山，名綿山，其爲介子推燒死之綿山乎，非也，介死之山，在介休，距此尙數百里，然無論真綿山，假綿山，必一登始快，乃約同人共登之，而同人恐誤火車時間，無應者，只得獨上，路甚陡，山頭一戍樓，俗稱曰平陽公主避暑樓，樓已多圯，至此少憩，遂登最高峯，據導者曰，在此可望井陘，乃因陰雨，萬山蒼茫，遠望多阻，乃欲壞石歸，在峯上遍尋，無佳石，而忽發見有字之殘石，審視

之，乃介子推碑也，爲明人所立，蓋介公爲晉之功臣，功成而不言祿，爲古今所崇拜，而晉人尤敬若神明，各山上多爲立碑，爲祈雨禱殃之所，因有介碑，是以山亦名綿也，非真綿山也，乃拾殘碑石下山，入車站少息於游泳池畔，池引山泉之水新建者，尙未完備，惟水浩瀚，清澈可喜，適有同鄉溫君，正在此調查勝蹟，言此關內外，名勝古蹟甚多，朱局長霽青，擬在此建設一風景遊覽區，亦鐵路應有之計畫也，五時後，有車來，乃搭乘赴石家莊，下榻于正太飯店，高君宇風二哥來談，并作東道，至此乃入熱帶，非復三晉之涼爽也。

十七日 先陰後晴，同人擬分兩起回平，一起直達前門，柳忱與其子姪是也，一起到定縣下車，赴曲陽，攷查北岳廟飛石，余與蕭李二君是也，八時半，登平漢車北上，十時後至定縣，下車，買轎車

西上，經過甘德村，棗村，高門鎮，高門屯，新莊，七里莊，六十里達曲陽縣城，城甚小，極蕭索，入城直赴北岳廟，廟在城西北隅，入東門，適民衆祈雨於斯，人聲嘈雜，不便混入，乃先請住持道人，引觀飛來石，原有飛石殿，早遭劫火，飛石亦被毀，僅有下一段，寬不過三尺，高不及一尺，厚不過五寸，有類似碑座者載之而已，道士云，飛石原形有三四尺高，中部凸出，其上鐫有飛來石三字，今則已焚三分之二，僅餘一石字而已，石旁另有刻飛石二字之碑，余以所携飛石窟之石驗之，質既不同，而飛石之形，亦與窟異，則飛石之說妄謬，可不辨自明，其他碑亭，碑樓，壁間古碑甚夥，率多歷代封禪祭文，最古者有元魏唐宋各碑，殿皆圯，惟正殿尙在，規模雖大，較之他嶽廟猶遜，內祀北嶽恒山之神，壁畫甚古，傳爲唐吳道子筆，未知確否，廟現歸縣建設局管理，新植雜樹，濃

陰匝地，庶免荒涼，時已傍晚，急出，購嶽廟碑拓數事，並擬購或借曲陽縣志，以作參攷，無如舊志全佚，新志未梓，徒喚奈何，是晚出城返轅，宿于新莊。

十八日 晴，晨五時即發，九時後，抵定縣車站，十時半車到，搭乘北返，晚六時抵平，西北之遊，至此而畢，然爲時僅一月而已，此遊目的在恒山，以完成五嶽之志，兼遊五台，以啓四大名山之始，便覽雲崗，以瞻北魏藝術之精，至晉察綏各省，政治建設，農村狀況，以及風俗人情，土壤肥瘠，關山險要，亦略增長開發西北之知識，所耗旅費，因集團旅行，爲期甚短，車皆免票，食住行到處受招待，每人所費僅百餘金，可謂省矣。

附刊五台前遊記

庚午冬嘉平月，以編軍有太原之役，不甘旅居寂寞，乃於歲暮遊五

台山，（清涼山）山在太原東北，四百餘里，汽車可通至東冶鎮，過河邊村，即抵鎮，由鎮紳趙君（趙次龍之弟）招待午餐後，換乘架窩，（騾駝橋）經五台縣一宿，過牧樓關，尊聖寺，再宿清涼寺，翌日登南台，台頂僅一寺一僧一塔而已，時雖嚴冬，天尙晴暖，下台過老母洞，入台懷鎮，下車於大顯通寺，此寺爲台山最大叢林，歷代勅建，先是未出省城前，有晉友言，台山上氣候，變化非常，六月忽寒，況在三九，入冬後，向無人敢朝山者，戒勿往，余以適以此時來此，只好以此時遊山，竟置友言而未顧，且駁之曰，吾輩軍人，倘受一佔領台山之命，能以嚴寒而不往乎，友則大笑，今已浴可愛之日光而下南台矣，益疑友言不足信，翌日由駐軍楊團長，率騎卒保護之下，遊中西二台，擬先西而後中，止宿于中台寺，晨起上登台道，余與隨員多騎行，餘多架窩，騾從遊山，已失雅意，中台頂

距鎮四十里，路雖高遠，輿騎咸宜，雪山晴照，不風不寒，騎徒互邁，罔知勞憊，轉過一嶺，則中台頂在望矣，而西台亦露于漂渺雲天之外，蓋此二台相距僅八里，餘台均遠在三四十里外，正仰止間，而南天風霧大作，如潮湧而來，未片刻而至，萬嶺迷漫，人對面不相見，導者曰：西台路多冰，狹而陡，去不可能，應先上中台，倘霧散，再順梁西上，然中台路爲雪封，久尋不得，惟喊台上僧問之，幸相距不遠，聞僧指我迷途，曰：只西面一路可登，乃轉而上昇，達台頂，忽超雲霧而見青天，則氤氳皆在足下矣，謁文殊塔及說法台，茶點後，直赴西台，行未數里，而霧起風號，先霜後雪，人皆棄輿馬行，黃昏抵寺，則僧已掩關入定，呼起啓戶，則見一隊銀盔銀甲將軍，（雪滿衣帽），蜂擁而入，訝爲天神下界，不知所云，禪房燈暗，台頂雲封，毫無所見，乃急出東返，而天愈黑，風愈

烈，雪愈大，霧愈濃，濛濛銀世界，不辨方向途徑，不識亂石高低，舉足傾仆，架窩多翻，衣上霜雪凝固，厚將及寸，且堅冰在鬚眉，口眼亦封鎖，聯絡全失，一步一仆，以六七十人馬騾匹之衆，於嚴寒風雪之夜，行高崖深谷之中，率多筋疲力盡，莫知所之，是何等危險之事，余乃默禱文殊菩薩保佑，一念甫動，則前途光明，佛光真來照矣，步履頓輕，佛手如來推矣，豈菩薩之顯聖，竟如此其速乎，於是征人於不知不覺中，隨余之後，亦步亦趨，而踟蹰復踟蹰，費盡千辛萬苦，經過四五小時，始達中台，查點人馬，則少兵二名與二乘，命僧燃燭尋之，僅獲兵，而輿人仍無下落，僉曰人畜必凍死，葬雪中矣，余又向文殊塔虔誠祈禱，曰，如菩薩能以法力，保護失蹤輿夫騾頭，無恙而歸，願捐廉補葺此塔，以答慈惠，誥朝二輿果安然歸，問之，曰，繞山行一夜，未停足，不知所之，天將

曉，遇一人，送之入寺，問何人，曰，不知，問人安在，曰，已去無踪，余乃恍然此實菩薩救護之力也，蓋以大雪酷寒之夜，人踪絕滅，何來之人，且送之到寺，不顧逕去，猶出乎人情之外，則其非人更可知已，余閱清涼山志，以文殊菩薩顯聖事蹟最多，不甚盡信，今則無可疑也，而晉友之言，尤爲徵實，以此可知人之智識有限，安能洞知宇宙間一切，且孤行己意，必遭失敗，則菩薩示儆之意深矣，原擬由中台赴北台，轉東台，而回鎮，以昨夜大雪故，去不可能，乃悵悵下山，晴日當頭，緩轡而歸，又似近春天氣，以視夜來陰風慘雪，山容斷魂之景象，其苦樂喜懼，爲何如也，明日，遊台懷鎮附近沟內各寺，除普濟寺，龍泉寺，新重修尙未竣工外，餘寺多破壞不整，碧山寺，有寫經塔，甚寶貴，五郎廟爲楊彥昭剃度之所，鎮海寺，爲章嘉佛駐錫地，台山惟此寺尙有松柏成林，餘則

濯濯，山半多闢爲油麥田，山上下則無峯無樹，少石缺岩，毫無風景，但未識春夏之交如何，每台頂雖各有一寺，而堪食宿者，只中台一處，台懷鎮市戶口，約三千人，僧佔三分之二，分青衣黃衣二宗，商民祇佔三分之一，亦多仰給於僧，如居僧房，耕僧田，營僧業，皆以僧爲主，實一僧之世界也，世傳五台山，爲我國四大名山之一，亦即四大佛教地之一，其山所以得名者，爲文殊菩薩之道場故也，正如普陀山爲觀世音菩薩，九華山爲地藏王菩薩，峨眉山爲普賢菩薩之各道場是也，翌晨出山，返太原，此遊往返一周，全爲晉省政府派薛交際員拂暗招待，輿馬食宿，均稱便利，更荷沿途地方官紳迎送公讌，殊覺不安，返太原後，因作一補修中台舍利塔記，文曰，民國庚午嘉平月，于役太原，暇遊清涼山，遇大霧風雪於中西台間，人馬幾殆，乃默禱于文殊大士，卒獲安全，失蹤輿人，

亦得人送歸，愚意雪夜高山之上，何來之人，其爲大士之化身歟，因捐廉補葺中台舍利塔，以報靈應，是爲記，擬將此記勒之於石，立於寺內，以爲紀念，時民國十九年歲暮也。

晉察綏紀遊詩

陰山

蜿蜒千里祁連接，錦繡雲屏鎖朔方，可惜漢家雖得此，於今依舊屬遐荒。

陰山道中

大青山色逐颺車，俗呼陰山爲大青山塞上征人頓忘家，一路好峯數不盡，嫣紅到眼是嬰花。

昭君墓

大邦禮讓有貞良，蠢爾單于莫恃強，妃子和親千古恨，甘將一死報

君王。

其二

宮臣何事可扶危，不惜犧牲是健兒，妾未辱身安辱國，如斯忠烈愧鬚眉。

其三

古今誰不同草腐，大漢明妃尙有土，千秋不沒是忠貞，後世英雄皆瓦缶。

其四

美人馬上請和來，愧乏安邊定遠才，不是匈奴真好色，南朝天子劇堪哀。

其五

掖庭待詔漢宮人，愧作甯胡闕氏身，一曲琵琶千古恨，芳魂渺渺黑

河濱。

其六

胡虜從來爲患頻，
虜韓邪汗竟稱臣，
漢家將士知多少，
不及宮中一美人。

東台

滿山香草滿山花，
細雨濕衣客路遐，
望海峰高插雲霧，
乘龍直欲泛天槎。

重遊清涼遇雨

天外五峰立馬看，
重來勝境續前緣，
昔年風雪今風雨，
豈是將軍能耐寒。

其二

一夜紛紛雨未收，
大風六月竟披裘，
曉嵐初霽觀雲海，
人在清涼最

上頭。

其三

輕騎四面錦屏遮，緩步高崗踏百花，小鳥飛鳴渾忘意，任他紅紫鬥芳華。

其四

文殊菩薩有高臺，朝頂人從北嶽來，此是雲中最勝境，奇花異草滿山開。

五台前遊詩

遊五台

太原旅况苦於蓮，東走清涼去看山，頻向友朋邀伴侶，趕將衣履備皮棉，孔君(芸生)同志終違約，張子(直君)偷安竟怕寒，幸有寅僚不寂寞，証輶一路滌塵煩。

其二

東冶鎮中暫憩肩，靈山在望莫流連，夾窩（騾駝橋）一列騾成隊，明月三更人欲仙，味喜素餐尊聖寺，城昏止宿匯源錢，宿於五台縣城匯源錢鋪衝寒夜入清涼寺，迎我山僧開笑顏。

其三

月色蒼茫路欲迷，征車恍若上清虛，山深不見寺金閣，尙有前程十里餘。

冒大霧風雪往來中西台

遊罷中台興未闌，漫漫風霧起南天，縹糊直上西峰頂，寂寂山僧已閉關。

其二

重重雲霧鎖高台，踏破雲崗中頂回，征馬不前知路險，衣狐猶冷怕

風裁，鬚眉皆白堅冰結，裘帶生寒凍雪堆，前路茫茫行不得，愧無松柏後凋才。

其三

風雪朝來尙未晴，商量惟有就歸程，雲中恍若乘天馬，騎馬在雲霧中行嶺上儼

然駕玉龍，遍山是雪人行其上小僧開路殷勤甚，執鐵剗冰雪老衲扶危意志誠，老僧扶持我甚誠一陣

雪花一陣霧，顯通寺外塔玲瓏。

其四

台山氣象變非常，早有朋儕說短長，張直君同學力阻言嚴冬未有朝山者夏秋時節往往凍死人况冬令乎今果忽來風與

雪，又兼夾帶霧和霜，孤行已意終成錯，不信人言總是殃，從此多

增經驗事，但憑理想太荒唐。

其五

台山本是吾佛居，况有慈悲號文殊，爲何時有暴風雪，致使遊人生

險虞，或者金剛故發怒，藉以警世覺迷途，此等疑團終莫釋，可否質之菩薩諸。

其六

都說台山清淨土，諸佛菩薩所居住，聖容法相何處尋，但見廟宇遍山谷，寺中青黃兩班僧，曾有幾人脫凡俗，外觀峰巒秀而靈，惜少磷磷怪石出，四時氣候變非常，不時大風吹倒屋，台之上下寺雖多，破瓦頽垣均暴露，雖云春夏花草繁，滿山濯濯無一木，全台形勢多顯明，未嘗尋得深邃處。

其七

欲覽全台勝，天公阻我行，

為冰雪所阻

僅朝三頂佛，

東台北台均未登

遺跡待春明。

晉察綏遊記

中華民國廿六年壹月拾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非賣品

記者 海城 陳興亞

製版者 華昌製版局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平和內北新華街

電話南局三五七〇